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十八冊





18183

金瓶梅



關葉子敬濟輸金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

第五十一回

打猫兒金蓮品玉

開葉子敬濟輸金

詩曰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

芳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淫器包兒與李瓶兒歇了足。

此○妬○婦○之○苦○

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



金蓮學瓶
見之言妙
在心思口
角仍是金
蓮之言若
平心聽之
原不難辨
但恨聽言
者觸於怒
而不暇矣

裏去了。老蚤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
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作衙別人生日又要來管
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
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
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在後邊。還到我房裏來了。我兩
箇黑夜說了一夜梯已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
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你們
昨日都在根前看着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厮交燈籠進
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厮倒說往六娘屋
裏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等着。恁沒槽道。卻不進來。論

從認瓶兒
為好人中
推勸其不
好處直寫
出月娘信
諱一時之
轉念妙不
察言

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作衙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看人去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甚麼舌兒哩惟道他昨日決烈的就往前走了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裏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志○如○此和我門裏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大妗子在傍勸道○觸○便○想○到○怨○之○難○姑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裏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裏反的也放在心裏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他我怎麼虔

雖未

免太甚轉
生人之疑

大姪子旁
觀其清

婆勢喬作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
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
俺們這幾箇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
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惑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他還
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
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姪子
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
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
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帛就與他好
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消說當日聽了此

人情皆情
瓶兒不能
辨不知瓶
兒正妙在

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裏與孩子做端午戴的
絨線符牌及各色好點紗小粽子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
來李瓶兒讓他坐又交迎春拏茶與你大姑娘吃大姐道
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
赶蚤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樁事兒
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對着俺
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俺娘虔婆勢喬作
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交他性
我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
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拿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

不能辨而
西門慶始
憐之也若
然則瓶兒
智出金蓮
上矣非也
瓶兒性實
愚不能辨
非能辨而
有不辨之
妙所以往
往受金蓮
之累也

金瓶梅

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姑娘。我那里有一
字兒。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
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再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
恁覷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
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
幾時。要對這話。他也就慌了。要是我你兩個當面。對面
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只憑天罷
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吃
他。算計了一個去。纔是了當。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
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李瓶兒丟下針指。同

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里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里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爲証：

莫道佳人總是痴

惺惺伶俐沒便空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閒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纔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

金蓮之謔
月娘此時
已識破矣
猶曰兩個
可見謔人
者雖輸亦
只平交亦
何憚而不
謔人哉

不睹身罰呪。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
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
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
沒的拿我墊舌根。我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大妗子道。大
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潘五姐一百
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
歪樣兒。也沒有。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背進個藍布大包。祇
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纔
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
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

薛姑之醜
已和盤托
出月娘猶
委曲回護

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
里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姑
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房里走不迭。早被西門慶
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來我這里做甚
麼？月娘道：「你好恁在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
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
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
個小夥偷奸，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
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
好不好拏來衙門裡，再與他幾撥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

婦人一種
偏執之性
覺溺愛佞
佛俱說不
著

恁毀僧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
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你問他有
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沒
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
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兩我這里出五
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
鋪子卻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異月
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在捲棚內
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裳行李
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看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

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
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
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開。應伯爵道：也
只在這個月裡就開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
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
一時之急。如今闖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擡過這邊
來。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
親家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
及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
又問那里借去。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

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拏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說：「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看了柬帖道：「曉得了。」伯爵道：「我有椿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逢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十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畫兒，只畫半邊兒也沒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裡前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闌三四個標着在院裡。」

撞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裡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大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裏都標着他走，這里誰人家銀子，那里誰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

桂姐到此
時只日造
化低日平
白地一字

之極

道我。還。和。你。說。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了。銀。子。
來。再。和。你。說。話。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
姐。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西。門。慶。正。分
付。陳。敬。濟。交。他。送。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
來。道。大。娘。後。邊。請。李。桂。姨。來。了。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
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線。汗。巾。子。搭。着。頭。
雲。鬟。不。整。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
怎。麼。樣。兒。的。怎。造。化。低。的。管。生。正。是。關。着。門。兒。家。裡。坐。禱。
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俺。每。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
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討。茶。吃。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

桂姐妙在
不覺人信
不信只一
味強辯全
無慚色既
有說者自
有信者然
有良心人
自說不出

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部刀了。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跟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出。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為。聳。了。人。他。便。往。爹。這。里。來。了。交。我。把。門。插。了。不。出。來。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箇。不。認。分。說。都。拏。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裡。有。箇。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里。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說。的。竟。兒。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里。皂。隸。又。拏。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

只要洗自
家清便不
願推人落
水桂姐狠
甚惡甚一
毫無情

却怎麼樣兒的娘也替我說說見西門慶笑道你起來因
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字他梳
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箇
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箇毛孔
兒裡生一箇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
誓刺刺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不
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既
是恁的你且在我這裡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裡替你說
去就叫書童兒你快寫箇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說
桂姐常在我這裡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

文卷
第六卷
新入

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裡只拘的人到。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裡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没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箇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趕了去罷。」你看說的他那腔兒。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他兩箇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

○當○机○

籠絡得妙
不獨籠絡
來保并西
門慶月娘
俱在其中
矣

怕人笑話
是六老官
使錢撒漫
之根

此這般好。友。差人往衛裡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桂姐便歡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纏。說道。回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了。桂姐教月娘另拏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箇道理。我央及爹。這里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友。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

五更就走道兒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裡縫小衣兒哩。打窗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裡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

好。稱。呼。

說保大爺在這里來保道我來說聲我明日還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院裡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明早就起身了。且教韓駁計和崔大官兒先去，我回來就

○廣○入○桂○姐○衙○中○矣○

趕了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段絹。」

○尊○康○潔○之○言○

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箇唱了喏
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那里尋你每韓
道國道老爹分付教俺每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裡下
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房屋寬廣下的客
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里尋俺每就是了來保又
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没甚鞋脚東西稍進府裏與你
大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
并他兩雙鞋起動保叔稍稍進去與他于是將手帕包袱
停當遞與來保一面教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丟下
生活就放桌兒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

此家當問
話似無深
意然非老
婆作主人
家決無此
話

發此通家
無分寫得

要收拾褙襖明日早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嚨你怎的
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餞行也該吃鍾兒因說韓
道國你好老實桌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相沒
事的人兒一般于是龔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
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
罷晚了只怕家裡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顧下了不
曾來保道明日早顧罷了鋪子裡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
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裏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道
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
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鍾我也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

子你既要我吃再篩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裡教
錦兒炮熱了傾在盞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
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無常禮拏起酒來與婦
人對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脚
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反到府裡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
心些兩口兒奔送出門來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
日起身東京去了單表這吳大舅前來討西門慶說有東
平府行下文書來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
倉題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陞一級違限聽巡按御史查叅
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關出工價來一一奉

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拏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
與二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話教月娘拏二
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因後邊有堂客就出來了
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
敬濟走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回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
上爹還要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里等銀子使
照舊還去罵那狗第子孩兒敬濟應諾吳大舅就讓他打
橫坐下陪着吃酒不題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
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
先是郁大姐教了一回張生遊寶塔放下琵琶孟玉樓在

傍斟酒遞菜兒與他吃。說道賊瞎轉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潘金蓮又大筋子夾塊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遞過郁大姐琵琶來等我唱箇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裡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裡一來時。把眉頭_{補。出。愁。}忙_。恁_。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搥搥水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

若無心竟
走何妨一
有心便告
難知此可
見身世之
難皆心所
造

自家寫出
歸居急情

夫進來，我每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往五娘房裡去了，這
潘金蓮聽見，就坐不住，趑趄着脚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
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他往你屋裡去了，你去罷。
○月○娘○嘴○亦○狠○
的你欠肚兒親家，是那潘金蓮，嚷可可兒的起來，口兒
裏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來到房裡，西門慶已是吃
了胡僧藥，教春梅脫了衣裳，在床上帳子裏坐着哩。金蓮
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
在後邊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箇
兒，黑影子裡，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來了，叫春梅，你
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真箇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掀了。

二〇人〇相〇合〇在〇此〇

箇嘴兒與春梅那春梅就知其意那邊屋裏早已替他熱

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牝就燈下摘了頭

止撒着一根金簪子拏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胭

脂口中噙着香茶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

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去這婦人便將燈臺挪近傍邊桌

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褲露出玉體西

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箇脫子一霎弄的大大的

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說了一跳一手搭不過來紫巍巍

沉甸甸便昵聽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沒別的話已

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一味要來奈何老娘好

他人俱問
只金蓮一
猜便着妙

不計其數
非徒心入
子之根矣
今力要破
不味了本
一回是共
其善生
魚入只

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跟前試了新，這回剩了
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裏來了，俺每是雌刺鬚鬚合的
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裏，三不知把那
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裏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箇營
生，他還對着人撒清搗鬼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箇沒挽
回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笑道，小
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本事把他啞過了，我輸一兩銀子
與你，婦人道，汗邪了你了，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
他，于是把身子斜擗在衽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
吞裏，說道，好大行貨子，把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說畢出

此處人只知其善生情設色作一個戲笑不知已冷伏雪獅子之脈矣非細心人不許讀此

入○鳴○咽○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用○口○噙○着○往○來○哺○
捧○或○在○粉○臉○上○搗○搗○百○般○搏○弄○那○話○越○發○堅○硬○搥○搥○掘○掘○起○來○
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捧○定○
毛○都○魯○那○話○往○口○裏○吞○放○燈○下○一○往○一○來○不○想○傍○邊○蹲○着○
一○箇○白○獅○子○猫○兒○看○見○動○且○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向○前○
用○瓜○兒○來○撾○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擎○的○酒○金○老○鴉○扇○
兒○只○顧○引○鬪○他○耍○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猫○儘○力○打○了○
一○扇○靶○子○打○出○帳○子○外○去○了○昵○向○西○門○慶○道○怪○發○訕○的○冤○
家○緊○着○這○扎○扎○的○不○得○人○意○又○引○鬪○他○惹○上○頭○上○臉○的○一○
時○間○過○了○人○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

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兒替你啞來。我這屋裏儘着教你捉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啞了這一日亦發啞的沒些事兒。西門慶于是向汗巾上小銀盒兒裏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口內。仰臥于上教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攆着你往裏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捱擦。似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達裏邊緊澁住了。好不難捱。一面用手摸之。窺見塵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撐的兩邊皆滿。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寬。滑落。頗作往來一牽一坐。漸沒至根。婦人因向西門慶說

他人只蠢
蠢然知快
活而已到
金蓮便有
許多賞鑒
評品妙人
妙人

你每常使的顛聲嬌在裏頭。只是一味熱癢。不可當。怎如
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
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死在你手裡了。好難捱
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箇笑話。見說與你聽。是應二
哥說的一箇人死了。閻王就拿驢皮披在身上。教他變驢。
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
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未變過來。
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
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等我慢慢兒的挨罷。婦人聽
了。笑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的應花子的老婆。

捱慣了驢的行貨。碎說嘴的賊。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箇足纏了一箇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繇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刮答刮答怪响。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手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兩手撲定西門慶。脖項合伏在身上。舒舌頭在他口裏。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沒口子叫親達達罷了。五兒合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冰冷。泄訖一度。西門慶覺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

之兩個相撲相抱交頭疊股嗚咽其舌那話通不拽出來
睡的沒半箇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箇又幹起
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
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窗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
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歹
替你哂過了罷西門慶道就哂也不得過管情只一樁事
兒就過了婦人道告我說是那一樁兒西門慶道法不傳
六耳等我晚夕來對你說早晨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
衣裳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香打
臉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楊州馬頭上投王伯儒

店裏下這一封就徃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
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教來保稍去崔本
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曾寫
教來保後邊稍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
西門慶冠帶了就徃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昨承
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叙再無他客發放
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箇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
毡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
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說我是
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

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先來拜
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毡包
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拏進去與西門慶看見
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分
付包五錢銀子拏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
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員
喝道而至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箇是侍生安
忱拜一箇是侍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鸞補子烏紗皂
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叙禮各道
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

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說。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攬。西門慶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備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

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太府那里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每人只奉了三盃、連桌兒擡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東、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庄上一叙、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

道旣蒙寵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
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
後邊換了冠帶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
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叙禮說道適有工部督催皇木
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方纔去了不然
也來的早說畢讓至大廳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
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叙話問道老先生尊
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
數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
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箇小優兒上來磕頭彈

一種風流
困倦情態
身得懨懨
在目

唱飲酒不題。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箇對坐，妙趣妙鳳兩箇徒弟，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妗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眾人，一箇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聽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

讀數語令
人修行不
及為歡不
及奈何奈
何

源之路盡堂繡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
作夢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
費。妻。擊。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
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
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
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
塵。歸。土。點。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迦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
出家願聽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鵠巢頂只
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纔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
纔有莊嚴百化化身有大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正待又
唱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差了兩箇
快手一箇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
去了誰人打發他正說着只見玳安兒回馬來家放進毡
包來說道不打緊等我拏帖兒對爹說去教姐夫且請那

玳安畢竟
有景有
主意後之
能爲小員
外者非盡
僥倖

門子進來，官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毡包，擎着帖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寫着鮮豬一口，金酒二尊，公紙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交書童快擎我的官銜雙摺手本回去。門子荅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擡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裡得來。急的只牛回磨轉，陳敬濟又不在。交傳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没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教傳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裡姐夫在家。」

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林林小厮在外邊胡行亂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嗅之間，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箇，疊騎着騾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教他寫了官銜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林林小厮，仰攆着掙了合蓬着去。爹不在家，裡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攆的林林小厮，你賭幾箇真箇，走向前一箇潑脚撒翻倒，兩箇就碯碌成一塊了。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

金蓮之動
玉樓之靜
月娘之憎
瓶兒之隨
人各一心
心各一口
各說各是
都爲寫出

沫纔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算帳、騎馬一
直去了、月娘在後邊、打發兩箇姑子、吃了些茶食、又聽他
唱佛曲兒、宣念偈子、那潘金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
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
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剗割、沒是處的那李
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
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裡、跑兔子一般、原不是聽佛
法的人、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
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來
了、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咱們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姐在

屋裡做甚麼哩。于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敬濟正在裡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被金蓮向窗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裡伴的甚麼嘴兒。陳敬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膽子，罵不是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刺刺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嚷的是些甚麼。陳敬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里，袖子裡摸銀子沒了，不曾稍得來。來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我嚷罵了。

大姐既無
容又無情
徒以父母
之勢降伏
其夫豈婦
道哉後之
不得其死
有歎然矣

這一日急的我賭身罰咒不想丫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
把銀子收了不與還教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
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
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剛纔教我安甚
麼不罵出來想必兩箇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
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里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曾大姐
道剛纔丫頭掃地拾起來我擎着哩金蓮道不打緊處我
與你些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
便問姐夫門外有也稍幾方兒與我敬濟道門外手帕巷
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

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
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黃銷
金點翠穿花鳳的敬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
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
寶兒的又是一方閃色芝蔴花銷金的敬濟便道五娘你
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没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
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的敬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
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
○呪○人○
往後有孝戴敬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
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十

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箇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
兩邊闌子兒都是纓絡珍珠碎八寶兒敬濟聽了說道耶
嚶耶嚶再沒了賣瓜子兒開廂子打涕噴瑣碎一大堆金
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
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拏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
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了○金蓮搖著頭兒說道等我與他
罷○李瓶兒道都一荅兒交姐夫稍了來那又起個害兒敬
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稱
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大姐
連忙道了萬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

夫妻輸贏
都要拿出
來何必賭
騙法妙甚

三錢銀子拏出來，你兩口兒鬪葉兒，賭了東道罷，少便叫
還○不○餓○他○惡○人
你六娘貼些兒出來，明日等你爹不在，買燒鴨子、白酒、咱
每吃敬濟道：既是五娘說拏出來，大姐逋與金蓮，金蓮交
付與李瓶兒收着，拏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敬濟鬪，金蓮
又在傍替大姐指點，登時贏了敬濟三掉，忽聽前邊打門，
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敬濟出來迎接，
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
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邊，
逕往金蓮房裡來，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

何怕明朝花不開





潘金蓮花園講愛賢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詩曰

青樓曉日珠簾映
紅粉春粧寶鏡催

已厭交歡憐舊枕
相將遊戲繞池臺

坐時衣帶縈纖草
行處裙裾掃落梅

更道明朝不當作
相期共鬪管絃來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見宋巡按送禮他心

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三

勢の利の一時の便の起つ

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又早向燈下除去冠兒設放衾

枕薰香澡牝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衣裳春梅點茶吃了打發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了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那得不要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脚換了雙大紅平底睡鞋兒西門慶一見淫心輒起塵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箇托子都帶上一手樓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箇後庭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聽了一眼說道好箇沒廉耻冤家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廝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依了我又

是廚中
中爭如炙
裝心作者
風流已醒
二紙上

稀罕小厮做甚麼你不知你達心裡好的是這椿兒管情
放到裡頭去就過了婦人被她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
挨不得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我和你耍一遭
試試西門慶真箇除去硫黃圈根下只束着銀托子令婦
人馬爬在床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往來濡
研頂入龜頭昂律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
中咬汗巾子難捱叫道達達漫着些這箇比不的前頭撐
得裏頭熱炙火燎的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肝你叫
着達達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紗衣服與你
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玉

色線搯羊皮挑的金油鵝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壁說着。在上頗作抽拽。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眸。叫道。好達達。這里緊着人疼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起來了。我央及你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聽。且扶其股。翫其出入之勢。一面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浪的。叫着達達。哄出你達達。屣兒來罷。那婦人真箇在下。星眼朦朧。鶯聲款掉。柳腰款擺。香肌半就。口中艷聲柔語。百般難述。良久。西門慶覺精來兩

手扳其股極力而擗之。扣股之聲。响之不絕。那婦人在下
邊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
只一扳。塵柄盡沒至根。直底于溪。異處其美不可當。于是
怡然感之一泄如注。婦人成受其精。二體俱貼。良久拽出
塵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涎。婦人以帕抹之。方纔就寢。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
事黃主事那里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
庄上設席。請早去。西門慶打發來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
正出廳來。只見篋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西門慶道
你來的正好。我正要篋頭哩。于是走到翡翠軒小捲棚。

內坐在一張涼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鋪下梳篦家活，與他篦頭，櫛髮，觀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遷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篦了頭，又叫他取耳插，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着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發起身。兩箇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箇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

薛姑子又囑付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
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八月裏到我生日、好來走走、我
這裏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裏、我到那
日已定來、于是作辭、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
妗子回後邊去了、只有玉樓、金蓮、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
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裡遊玩、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
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裡要抱抱哥子、玉樓道
桂姐你還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裏瞧瞧哩、到花園內、金
蓮見紫薇花開得爛熳、摘了兩朶與桂姐戴、于是順着松
牆兒到翡翠軒、見裏面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畫琴棋極其

金瓶梅
瀟灑床上綃帳銀鈞，冰簟珊瑚枕。西門慶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窗半掩，窗外芭蕉低映。潘金蓮且在桌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俺每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鬪了一回，忽見畫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應伯爵走到松牆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裡。」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麼！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

婦兒不關我事也罷。你且與我箇嘴着。于是撲過來就要親嘴。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攬刀子。若不是怕說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說道：「怪狗才，看說了孩兒。」因教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妳子如意兒正在松牆拐角邊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箇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了。桂姐道：「多虧爹這裡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于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

以西門慶
口腹豈嗜
一猪而出
之大巡便
覺視為上
品異味人
情于勃利
乎吾所不
解

與西門慶纔唱喏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里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猪。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厨子來卸開，用椒料連猪頭燒了。你休去如今請謝子純來，咱每打雙陸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里，琴童兒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來了，不曾。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箇後日來，少的我家里，奏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得他今日也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教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箇都起身去了，不曾？」

數語蓋為
此輩油手
封閉現身
說法不可
作戲談聞
話草草看
過

爵道自從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裡監了一夜，第二日，三箇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里沒箇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日晷飲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等大熱天，着鉄索扛着，又沒盤纏，有甚麼要緊。西門慶笑道：「怪狗才，充軍擺站的，不過誰教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廝，只胡撞來，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說的有理。蒼蠅不鑽沒縫的鷄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喏坐下，只顧搨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起，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大清早晨，老孫

謝希大只
同走一遭
便受一遭
之累擇交
可不慎哉

一自誇一
若舉其相
知

金瓶梅
媽媽子走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恁不合理的老淫婦
你家漢子成日標着人在院裡大酒大肉吃大把家搵了
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
箇一分兒使也怎的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
呼喚伯爵道我剛纔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里清自清
渾自渾當初咱每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廝到明日
有一失今日如何撞到這網裡怨悵不的人西門慶道王
家那小廝有甚大氣槩腦子還末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
每那咱撒下的羞死鬼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
面目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說殺罷了說畢小廝

彝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箇打雙陸、後邊做着水麵、
等我叫小廝彝來、咱每吃不一時、琴童來放桌兒、畫童兒
用方盒彝上四箇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豬肉
滷、一張銀湯匙、三雙牙筋、擺放停當、三人坐下、然後彝上
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
擎起筋來、只三扒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
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箇吃這些、伯爵道
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好吃、又爽口、謝希大道
本等滷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吃了飯了、不然我還禁一
碗、兩箇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

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盪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牆外各花臺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水泝的大鱔魚，一盒枇杷果。伯爵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里剗的送來，我且嚐箇兒着。」一手搗了，好幾箇遞了兩箇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才，還沒供養佛，就先搗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耻着。」西門慶分付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

此書只一味要打破
世情故不論事之大
小冷熱但世情所有
便一筆刺入

問是李錦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三錢銀子，這里西門慶看着他兩個打雙陸不題，且說月娘和桂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剃頭，他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你拏曆頭看看，好日子。及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金蓮便交小玉取了曆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箇庚戌日，金定、婁金狗當直，宜

看了好日
子剃頭却
幾乎將孩
子剃殺陰
陽可信乎
不可信乎
微詞逗出

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丫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教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纔剃得幾刀兒這官哥兒呱的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趕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噉下去不做聲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說慌手脚連忙說不剃罷不剃罷那小周兒說不收不送家活往外沒脚的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剪罷平白教進來剃的好麼天假其便那孩了嗽了半日氣纔放出聲來李瓶兒方纔放心只顧拍哄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膽

開口便如
天造地設
絕無一語
杜撰所以
為妙

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的、欺
負我的哥哥、還不拏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于是抱到
月娘跟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耍了你了、這
等哭剩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鬪了一回、李瓶兒交
與妳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妳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
妳子抱的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
說、說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安
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教來安、你拏一甌子
酒出去、與他、說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箇錢、小玉連忙篩
了一盞、拏了一碟臘肉、教來安與他吃了去了、吳月娘因

月娘悠然
接上妙在
個中桂姐
突然挿入
趣在言外
讀而噴飯
者猶只解
得此文一
半

教金蓮你看。看曆頭幾時。是壬子日。金蓮看了。說道。二十
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
道。我不怎的。問一聲兒。李桂姐接過曆頭來。看了。說道。這
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我不得在家。月娘道。前月
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可兒。又是你
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中人家。一日。害兩樣病。做三箇生
日。日里。害思錢病。黑夜。思漢子的病。早晨。是媽的生日。晌
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越
着。姐夫。有錢。揀掇着。都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
見西門慶。使了畫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勻。

戲語伯爾
猶作戲說
若令人說
來便不以
爲戲矣

了臉往花園中來、捲棚內又早放下八僊桌兒、桌上擺設
兩大盤燒猪肉、并許多餚饌、衆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拏
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人情兒、已
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
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總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去、
隨你心愛的甚麼曲兒、你唱箇兒我下酒、也是拏勤勞准
折、桂姐笑罵道、怪磗花子、你蛇蠍包網兒、好大面皮、爹他
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念、就先
打和尚、要吃飯、休惡了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
丁擺佈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譁我、半邊俏還動的

被桂姐把手中扇靶子儘力向他身上打了兩下、西門慶
笑罵道、你這狗才、到明日論箇男盜女娼、還虧了原問處、
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纔拏起琵琶橫担膝上、啓朱唇露皓
齒、唱道、

黃鶯兒

誰想有這一種、減香肌、憔悴損、鏡鸞塵鎖、無心整、脂粉
倦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感破春山恨、

伯爵道、你兩箇當初好來、如今就爲他、耽些驚怕、兒也不
該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

最難禁、樵樓上、画角吹徹了、斷腸聲、

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箇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攬刀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混人的。」

集賢賓

幽窗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燼，眠未成。他那里睡得安穩。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拏了他去，落的在家裡睡覺兒哩。你便在人家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

拾白得大
奉承得巧
伯爵着
竅

爹你看應花子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纒
認的爹了桂姐不理他彈着琵琶又唱

雙聲疊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
伯爵道一箇人慣溺尿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舖在靈前
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褥子濕問怎的來那
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間眼淚打肚裡流出來了
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桂姐道沒
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都了你哩

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誰知道這里先走滾自恨我

當初不合他認真

伯爵戲稱
桂姐似乎
投遞不知
桂姐此事
非西門慶
所喜特留
情不言耳
西門慶不
謂而伯爵
代言之正
是大姿趣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如今年程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況風月中子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箇南曲兒。你聽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得假真，箇箇人古怪，精靈箇箇人，久慣牢成，倒將計活埋，把瞎缸暗頂，老虔婆只要箇財，小淫婦兒少不得拽着脖子往前掙，苦似投河愁如覓井，幾時得把業確子填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搗斷腸子的狗才，生生兒吃你，把人就歐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

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箇大疔瘡。那桂姐半日拿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

伯爵纔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按了。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桂姐又唱道

却原來厮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

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心口裏不相應。如今虎口裏倒相應不多也。只三兩炷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星堂兒裏不是連西門慶

衆人都笑起來了。桂姐又唱。

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相思病。負
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教我有前程。

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箇招宣襲
了罷。」桂姐又唱。

琥珀貓兒墜

日疎日遠何日再相逢。在了奴痴心寧耐等。想巫山雲
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鳳拆鸞零。

尾聲

冤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里的恩情番

成做話餅

桂姐自家
理短不敢
十分認真
若平日不
知如何拌
嘴矣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畫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耐勞桂
姐一杯酒兒消消氣罷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
濟事拏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
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摸摸當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
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打了罷于是二人又
打雙陸西門慶遞了箇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
你往後邊去稍些香茶兒出來頭裡吃了些蒜這回子倒
反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得香茶來伯爵道哥
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你獨吃也不好

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推搯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畫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畫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有些古怪。因交謝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兒兩個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里吃了藥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塢雪洞兒裡把門兒掩着坐在矮床兒上把桂姐摟在懷中腿上的坐的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唬了一跳。便問怎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胡僧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

低垂粉頸。欵啓猩唇。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搗起他兩隻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肱膊上。抱到一張椅兒上。兩個就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着。打滴翠巖小洞兒裡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只顧聽覷。聽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慶叫達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正幹得好。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箇樓心的。樓到一答里了。李桂姐

情中着一
癡屑子便
格格不化
西門慶與
桂姐雖歡
私如故而
實無心可
談故借伯
爵一混艸
艸完事

道怪攬刀子，猛的進來，說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見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且過來等我抽箇頭兒着。」西門慶便道：「怪狗才快出去罷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廝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吆喝起來。連後邊嫂子每都嚷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偷漢子，教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罷。」我且親箇嘴着，于是按着桂姐，親了一箇嘴，纔走出來。西門慶道：「怪狗才還不帶上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兒，兩箇儘着搗，儘着搗，搗吊底子也不關我事。」

纔走到那箇松樹見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裡許我的香茶在那里。西門慶道：怪狗才，等住，回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桂姐道：好箇不得人意的攢刀子。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箇在雪洞內，足幹勾一箇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纔得了事，兩散雲收，有詩爲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

綠竹陰中燕語頻

閒來付與丹青手

一段春嬌畫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些好香茶來，袖了。西門慶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纓花下，溺尿。李桂姐腰裏摸出鏡子來，在月窓上，攔着整雲理鬢，往

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洗洗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病，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插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箇兒。」繇他繇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里來？你没曾打聽得他每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里這兩日縣里也沒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里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教他那里尋頭腦去。」李銘道：「爹。」

這里不啻就了不成俺三嬸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甚

偏他記得

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

就伸脚兒

他做生日李銘道爹每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嬸

便安根

和桂姐愁不請爹每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

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

日吃不了那李銘接過銀靶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

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爵道你敢沒吃飯桌上還

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孥兩盤燒豬頭肉和鴨子通與

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筯子又撥了半段

鱒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箇哩且嘗新着西

要爲李三
表情故有
許多比論

門慶道：怪狗才，都拏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兒，你們那里曉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裡，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里誰家有。正說着，只見畫童兒奔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裏，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搵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箇兒我吃也。將手搵一碟子烏菱來，只落下藕在桌子上。西門慶掐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李銘吃了，分付畫童後邊再取兩箇枇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纔上

醉則醉事
在心頭

來拿箏彈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題目叫他唱了一套花藥欄，三箇直吃到掌燈時候，還等後邊拿出綠荳白米水飯來吃了，纔起身。伯爵道：「哥我曉得明日安主事請你不得閒，李四黃三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收家伙，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一宿無話。到次日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騎馬，書童玳安兩箇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庄上來赴席。不在話下。潘金蓮趕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敬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鷄，一

錢銀子下飯一罇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裹餡涼糕
教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那日闢
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了些今治了東道
兒請姐姐在花園裡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
娥大姐桂姐衆人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酒菜兒
在山子上臥雲亭下棋投壺吃酒耍子月娘想起問道今
日主人怎倒不來坐坐大姐道爹又使他往門外徐家催
銀子去了也好待來也不一時陳敬濟來到向月娘衆人
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
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裡玉簫收了于是傳杯

獨自靜處
走未必無
心

柔情一牽
便不約而
至

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箇下棋
 玉樓衆人都起身向各處觀花玩草耍子惟金蓮獨自手
 搖着白團紗扇兒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涼因見牆角草
 地下一朶野紫花兒可愛便走去要摘不想敬濟有心一
 眼睽見便悄悄跟來在背後說道五娘你老人家尋甚麼
 這草地上滑蓋蓋的只怕跌了你教兒子心疼那金蓮扭
 回粉頸斜睨秋波帶笑帶罵道好箇賊短命的油嘴跌了
 我○可○是○你○就○心○疼○哩○誰○要○你○管○你○又○跟○了○我○來○做○甚○麼○也○
 不○怕○人○看○着○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敬○濟○笑○嬉○嬉○向○袖
 子○中○取○出○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裡○了○又○道○汗○巾○兒

問得賊甚
瞧見不瞧
見都好轉
嘴

買了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把臉子挨的。他身邊被金蓮
舉手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姝子如意兒。跟
着從松墻那邊走來。見金蓮手拏白團扇一動。不知是推
敬濟。只認做撲蝴蝶。忙叫道。五媽媽撲的蝴蝶兒。把官哥
兒一箇耍子。慌的敬濟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裡
邊去了。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
巾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
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箇坐在
芭蕉叢下。花臺石上。打開分了兩箇坐了一回。李瓶兒說
道。這答兒裡到。且是蔭涼。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裏

取孩子的小枕頭并涼蓆兒來就帶了骨牌來我和五娘
在這里抹回骨牌兒你就在屋裡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
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舖下蓆把官哥兒放
在小枕頭兒上倘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
回交迎春往屋裡拿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臥雲亭
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話兒李瓶
兒撇下孩子教金蓮瓶兒疎畧之甚看着我就來那金蓮記掛敬濟在洞
兒裡那里又去顧那孩子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教
敬濟說没人你出來罷敬濟便叫婦人進去瞧蓆茹裏面
長出這些大頭蓆茹來了哄的婦人入到洞裏就折疊腿

瓶兒東便
東西便西
大沒主意

跪着要和婦人雲兩兩箇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李
瓶兒走到亭子上月娘說孟三姐和柱姐投壺輸了你來
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没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
右有六姐在那里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
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教小玉你去就
抱他的蓆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
孩子便儻在蓆上登手登脚的大哭並不知金蓮在那里
只見傍邊一箇大黑貓見人來一溜烟跑了玉樓道他五
娘那里去了耶嚶耶嚶把孩子丟在這里吃貓謊了他了
那金蓮連忙從雪洞兒裏鑽出來說道我在這里淨了淨

手、誰往那去來、那里有貓來、謊了他白眉赤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往臥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擎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是那里一箇大黑貓蹲在孩子頭跟前、月娘說、乾淨謊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里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三姐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那里討箇猫來、他想必餓了、要妳吃、哭就賴起人來、李瓶兒見迎春擎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妳陳敬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牆兒轉過捲棚、一直往

○偏○有○此○人○知○

外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一身跳出是非門

月娘見孩子不吃奶，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裏，好好打發他睡罷。于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敬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

001661

